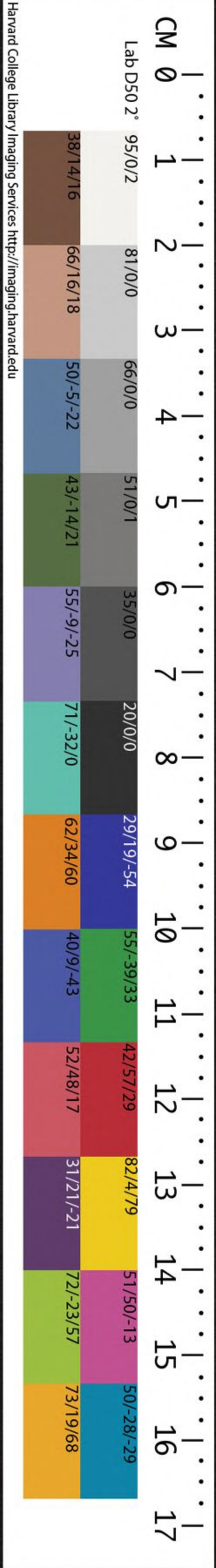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JAN 19 1992

5

I 3073  
~~CH 5228/81~~



廣東新語卷七

分目

人語

高固

梅錫

士燮

韓瑗

崔清獻

何真

海忠介

楊文懿

黃宗大

報仇三孝子

廣州二孝子

梁孝子

一味孝子

長壽人

吾祖多壽人

真粵人

馬人

黑人

傜人

黎人

峯人

瘋人

盜

蛋家賊

黃盜

永安諸盜

永安黃氏三孝子

廣東新語卷七

人語

高固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誤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有鐸椒者以王不能盡觀左氏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為鐸氏微繇固進之以故文教日興先是南海有勇獲者仕吳王夫差為將黃池之會夫差命王孫雄先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于宋以焚其北郭焉而過之南海介荆揚裔土周初始通中國王會以翟貢稱蠻揚焉尚力而已迄附於楚乃顯

庸有文事則固之爲功云黃佐云自會稽以南踰嶺皆粵地也秦漢之先蓋已有聞人者鄒陽曰齊用粵人子臧而彊威宣裴淵曰南海高固爲楚威王相時有五羊啣穀之祥歐大任曰固越人也世在越稱齊高傒之族

### 梅銷

越人以文事知名者自高固始以武事知名自梅銷始當越人之復畔秦也以銷爲將銷下令戶出壯士一人領以戶將使合傳胡害將之戰則編爲什伍領以隊將使搖毋餘將之將士受命乃率之歸番君吳芮銷勸芮西從沛公伐秦芮然之使銷

先往當是時郡縣苦秦法多殺長吏以應陳勝等項梁殺會稽守田儋殺狄令劉季以書殺沛令東陽殺其令以推陳嬰使芮不聽銷言終爲秦守其不同於會稽狄沛東陽者無幾矣銷旣行遇沛公於南陽與言相合遂從攻析酈降之又從攻武關破之秦旣滅項羽封銷爲臺侯食臺以南諸邑其後沛公以銷能成番君功名復封銷廣德十萬戶廣德卽今祁門縣也夫以銷之才爲百粵人所歸設當大楚方張之時使庾勝兄弟絕關自守其智勇豈遂出囂佗之下耶且是時銷之王在瀆水上固勾踐之本支也銷卽奉其王以繼禹少康宗祀

亦孝子慈孫之所有事焉者而銷以爲秦者周之  
寇讎非僅越人與六國人之寇讎也越人首畔秦  
吾當帥之以爲周先王報怨且先君勾踐能滅吳  
尊周室其遺風餘烈子姓當繼紹而起毋以竊據  
一方爲天下所指名爲也嗟夫自唐虞夏而後得  
天下之正者莫如漢明而越人率爲功首能以大  
義鼓唱諸侯銷與何真是也銷可以爲趙佗真可  
以爲劉巖而皆不爲與馮盎者亟以二十州縣歸  
唐皆可謂能知天命者也臺嶺故銷湯沐地今無  
銷祠吾嘗歎爲曠典夫任囂且祀於瀧口佗亦祀  
於玉山况銷之賢者乎祁門地接鄱陽有銷祠與  
鄱陽番君祠相望今臺嶺亦卽建之以爲銷主祠  
可也

士燮

士燮字威彥廣信人建安初爲交趾太守中國士  
人往依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  
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  
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  
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  
簡練精微皆有師說其稱之若此燮兄弟並爲列  
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百蠻震服會交州刺史張  
津死漢賜璽書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是

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變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變左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廡入質又誘導益州豪雍闓等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論者謂變不能始終於漢權乃國賊與昭烈力爭交州而變兄弟乃助權爲逆豈誠識春秋之義也者變卒而其子徽乃據交州爲呂岱所破惜乎見之晚矣後主建興十三年有廖式者起兵蒼梧以應諸葛丞相諸郡應之此真漢之義士也變視之寧無愧於心乎哉葉春及云一統志蒼梧縣卽漢廣信蒼

梧郡治此故陳元父子載於蒼梧而肇慶舊志謂封川西一里爲廣信縣雖非治所固彼提封陳氏之隸封川未可知也變亦廣信人身本名儒兄弟四人擁兵據郡嶺海歸心中原喪亂孫權劉表皆窺南土變於此時以甲兵之力循趙佗之迹西連蜀漢庶幾比美桓文哉奉權節度復誘益州附之旄矣豈度已審勢耶然變名雖不終亦可謂一時之豪傑也大均云當是時又有揭陽吳碭者碭漢末爲安成長權使呂岱取長沙郡碭據縣以拒之曰碭受天子命爲長知有漢而不知有吳也又蒼梧衡毅與同郡錢博皆爲郡太守吳巨所信用建

安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騭至使人諭巨納  
騭而後圖之騭如巨以詐斬巨首以徇遂治船兵  
二萬下取南海毅博念巨部曲舊恩且騭之來非  
漢命也乃興兵逆騭於高要嶮口與戰三日旣潰  
敗毅與衆皆投水死死餘人無一生降嗟夫  
錫與毅博又皆漢之忠烈臣也以列于季漢書內  
傳豈曰非安

### 韓瑗

韓瑗南海人唐顯慶中爲宰相諫廢王皇后大武  
昭儀高宗大怒褚遂良又諫被貶瑗救之許敬宗  
李義府因誣瑗不軌貶海南卒廣人爲宰相自瑗

始其直諫不回蓋古大臣之諒張九齡繼之卓識  
風度遠邁姚宋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而瑗也實  
翊其先故稱曲江者當先稱瑗曲江縣當有唐時  
三百年而有張文獻又宋三百年而有余襄公其  
忠言大節不一而足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  
安祿山畱范希文排張堯佐尤爲治亂所關三言  
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敗慶曆之隆夫豈適然而  
已哉

### 崔清獻

崔清獻公入辭叅知政事十三辭右丞相家大酉  
書其集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

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文文山云菊坡  
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文  
溪云唐賢相起炎方者三曰韶之張曰日南之姜  
最後得劉瞻于湟然皆奇拔於支郡筦府以廣名  
甚大山偉海鉅秀靈鳩凝又遲三四百載菊坡翁  
始名在白麻臥龍蒲澗之阿勤天使走半萬里莫  
能致古未有命之相不屑者高風全節可以興起  
百世矣白沙嘗迎清獻畫像於家隅坐瞻仰若弟  
子之於師者久之爲文以祭有云心舒太空之雲  
表裏秋潭之月淮蜀委之而有餘凝丞尊之而不  
屑故能效力于當年而全身於晚節又有句云萬  
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蓋實錄也吾廣  
辭相仗者清獻而後有若霍公文敏而梁文康公  
迎世宗入繼大統寵眷方隆乞歸益篤世宗以爲  
兼有張九齡之忠蓋崔與之之風槩若文襄方公  
年甫四十卽解相歸臥西樵是皆急流勇退之哲  
人也泰泉云吾廣帶海陸爲郡山奧川豁古稱珍  
饒於卷握若別出堪輿然故其民素樂清曠而恬  
仕進噫嘻豈清獻之流風所被歟

何真

東莞伯何真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  
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爵位不過封侯後果如



言既貴顯先墓常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絕之比事孝陵夙夜畏威惟謹在朝名公如宋濂方孝孺輩亟稱重之至論其保障炎邦識時知命則謂南越以來所未有云

### 海忠介

世廟閱海忠介疏大書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持其疏遶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宮女主文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爲忠臣其肯遯乎世廟尋召黃中貴問狀對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殺之正所回心不如囚之使自斃世廟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公之學以剛爲主其在朝氣象巖巖

端方特大諸臣僚多疾惡之無與大談顧黃中貴何人乃獨知其爲忠曲爲拯救非至誠之極而能感動若是乎公嘗言今之醫國者只有回艸處世者只知鄉愿又言孟子惡鄉愿其功不在禹下湛文簡云老子鄉愿一途耳鄉愿似多一媚字尤先得公心公在獄聞世廟崩方食盡吐下一慟幾絕瓊州有忠介石坊者崇禎癸未春石坊每日流血淫淫若淚明年五月威廟哀詔至血流乃止蓋公之神靈存沒無間知國之將亾而主殉故先之哀痛若此嗟乎忠哉

### 楊文懿

廣身新語 卷七  
楊文懿公臨終於先墓衣冠北拜辭皇帝或進曰  
醫諸曰醫者醫病也吾其病乎曰禱諸曰禱者有  
所願也吾所禱非吾所願曰若是將何以爲歸曰  
親在安歸徐起徘徊四顧若遠行狀乃斂手足端  
坐而逝公爲學直窺性宗而踐履真至故死生之  
際脫然

### 黃宗大

黃宗大先生香山人名畿嘗謂中庸易之疏義也  
太極通書定性西銘猶中庸也其讀邵子皇極嘆  
曰自箕子以來合術於道其惟堯夫乎因作皇極  
管窺十三篇以通之論學則曰前之三代絲夏歷

殷而文成於周後之三代絲漢歷唐而文成於宋  
名理醜粹周宋其齊軌乎是故周至玄矣道同乎  
伏羲程至大矣見卓於顏子朱至博矣功亞乎仲  
尼再闢渾淪不亦玄乎心溥萬物不亦大乎功在  
六藉不亦博乎先生所著又有皇極經世書傳三  
五玄書及易說蓋粵人書之精奧者以先生爲最  
報仇三孝子

報仇三孝子一曰黃卿字慶錫新會人也其族有  
盜魁景賢者嘗殺卿祖父母叔祖父父與叔父三  
人卿年十二乞官兵往捕不獲獲其一妾一女某  
帥甚寵之於是景賢因妾女以求撫請輸金五千

廣身新語 卷七  
歸就昆弟假貸帥許之使數十騎偕往景賢偉軀  
多力虬髯虎臂日從數十騎奴帶刀執弓矢招  
搖里市時時過卿貸金卿欣然許諾偽與結歡除  
宿怨景賢信之遂畱卿家飲食卿乃陰約同仇數  
人伏前廂室中反鍵之一日景賢至值酷暑念卿  
文弱所服侍僅一小僮無他乃解衣簡所貸金小  
僮陰出啓扇卿乘間以匕首刺景賢中腹景賢創  
甚走呼殺人殺人伏者踴而出共斫景賢卿麾  
之自割景賢首剖心取血祭其祖父母叔祖父母  
三叔父其母居隔一巷卿懷景賢首詣母未至首  
重墮地塗人大驚恐卿笑曰此盜渠景賢也左手

持頭右手探懷中辭授令曰景賢殺吾祖父母叔  
祖父父三叔父銜之十有二年今得報之願歸歿  
司寇無憾令念某帥金未償恐得罪將加刑卿卿  
曰刑所以威不服吾誅大仇自詣且卽歿又何刑  
爲問有同謀夥乎曰無有問小僮曰主刺殺之吾  
割之無他人也令解卿至廣州卿喜曰卿得報仇  
以見先人於地下歿有餘歡矣下獄久之卿以已  
無子請釋其無辜親叔父代已養母有司許之尋  
遇赦乃免一曰李兼貴字伯鸞亦新會人有大盜  
呂昌雄者以小嫌導官兵殺其一家兼貴尋於黃  
岡伺昌雄白日格殺之持其首瀝血二十里走端

廣東新語 卷七  
州有司以其壯士奏授一官兼貴固辭不可一曰  
宋元亨字應乾程鄉之貢士也其父爲總兵楊乾  
所害元亨乘間卽軍中刺殺乾有司繫之予貽以  
詩云雄刀三載箭中鳴報怨而今事已成何必君  
恩頻見赦千秋人識子崔名

廣州二孝子

廣州二孝子一曰曹麟字聖瑞番禺五鳳莊人其  
父以渡江遇盜自溺死麟號哭水濱十晝夜聞者  
哀之麟曰吾生不能得吾父之骸骨吾其死以求  
吾父之骸骨乎遂抱其母木主沉于江而死一曰  
龍時倬南海弼唐鄉人丙戌冬聞敵兵將至泣告

其師曰吾父性剛兵至必將遇害父苟遇害則吾  
以歿殉之矣師哀其志然亦未之信也比城拔其  
父被俘執索金果大憤罵敵兵兵將殺之時倬哭  
請代歿兵不從竟殺其父時倬伏屍哭踊徐以衣  
衾覆父投井而歿時年十有三歲論者謂二子者  
以其父母之身還之父母皆可謂不失其身而龐  
生當兵未至先能決其父之不屈父子天性夫豈  
偶然然其年甚小則尤異

梁孝子

梁孝子名煌皙別號生洲東莞人其所爲孝率本  
中庸無有奇詭絕人之行惟母病剗股稍爲人之

所難然而割股非古也或以爲天倫之間有帝心  
焉而孝子以爲親之遺體固後於親者也親疾苟  
瘳夫亦何所愛焉性之所至身斯至之而已矣孝  
子嘗患背癱痛楚垂歿謂其弟曰吾行矣人歿固  
如是乎吾左足大趾初一點寒如雪冰漸漸延及  
五趾絲下而上至脛膝右足亦然乃指其臍曰寒  
至此中氣當絕矣其弟曰古人言歿生之際正安  
用力孝子閉目須臾乃曰無可用力但念老母在  
堂情不能割中心焚如不覺火從臍起臍中之熱  
直驅兩足之寒其母趨至孝子遂力疾起曰兒無  
恙寒氣退盡兩足仍溫矣已而病如脫癱亦旋愈

噫嘻斯乃孝子性之所至也蓋性冷則身不可得  
而熱也故生而若歿性熱則身不可得而冷也故  
歿而復生不忍舍其親以歿斯不歿矣肱可割也  
癱可生也而不可以歿也其斯以爲孝子之孝也  
孝子大母沒水漿不入口杖乃能行父沒亦如之  
母沒哀慟過傷里人爲之罷舂未暮而卒

一味孝子

孝子何珍字嵩山高明人幼喜讀書以父母不見  
爲恨遂絕意功名每食必慟不兼味人稱一味孝  
子

長壽人

屬頁新言 卷七  
崇禎間東莞多長壽人若溫塘之龍翁一百有四  
寮溪之竹園公一百有三鷓鴣坑之尹南峯公一  
百有一石碣之梁翁萬家租之翟公皆一百同時  
同邑誠天下之所罕者比歲番禺陂頭鄉有四潘  
翁者一曰秉彝年九十八一曰岫嶠年九十六一  
曰慶存年八十九一曰慶餘年八十八皆同母之  
兄弟也有司表其閭曰一門四皓予謂四翁在異  
姓則過於商山之四老在同生則過於南齊之徐  
伯珍兄弟蓋我八朝先君淡仁厚澤之所培養而  
致者予嘗與岫嶠翁遊聽翁談說隆萬年間太平  
遺事神往久之嘗以鶴頂杯引滿爲翁稱壽翁賦

詩見荅可傳也

吾祖多壽人

吾先世人多壽考有聽泉翁者年八十餘以耆儒  
爲鄉黨師梁文康公儲銘其墓曰剛毅正大絲天  
成縝純溫潤鍛鍊精考槃在澗王侯輕其配周氏  
安人百有四歲子滄洲翁諱漢年八十餘有嬰兒  
之慕孫梅侶翁亦年八十餘皆以齒德屢舉鄉飲  
不赴此吾之高曾也而曾叔祖圖南翁者諱起鵬  
嘗十六赴省闈不得解益攻苦崇禎壬午年八十  
有五猶赴省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以告老翁不從  
國變後乃棄諸生九十餘時猶設塾鄉閭講誦無

履更新言 卷七  
虛日時著高齒散屐遊行田間有所得卽篝燈作  
蠅頭小楷記之成野語十有四卷平生喜作經書  
制義積稿數千以自娛年九十八歲乃終予鄉大  
宗祠歲冬至日翁必率宗人千餘奠爵獻俎于始  
祖予曾兩侍翁飲福隨諸父兄上壽翁舉觴輒醕  
酣暢無倦予祝曰天上有壽星飲酒輒一石人間  
有酒龍爲壽亦過百翁之謂也翁大喜賜以巨觥

### 真粵人

自秦始皇發諸嘗逋亾人贅壻賈人略取揚越以  
謫徙民與越雜處又適治獄吏不直者築南方越  
地又以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戍臺山之塞而任

囂尉佗所將率樓船士十餘萬其後皆家於越生  
長子孫故囂謂佗曰頗有中國人相輔今粵人大  
抵皆中國種自秦漢以來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  
淑之氣其真鄮髮文身越人則今之猺獞平鬃狼  
黎岐蛋諸族是也夫以中國之人實方外變其蠻  
俗此始皇之大功也佗之自王不以禮樂自治以  
治其民仍然椎結箕倨爲蠻中大長與西甌駱越  
之王爲伍使南越人九十餘年不得被大漢教化  
則尉佗之大罪也蓋越至始皇而一變至漢武而  
再變中國之人得蒙富教於茲土以至今日其可  
以不知所自乎哉

馬人

馬人一曰馬畱俞益期云壽泠岬南有馬文淵遺兵家對銅柱而居悉姓馬號曰馬畱凡二百餘戶白相婚姻張勃云象林縣在交阯南馬援所植兩銅柱以表漢界處也援北還畱十餘戶於銅柱所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常自稱大漢子孫云其地有掘得文淵所製銅鼓如坐整而空其下兩人舁之有聲如鞀鼓馬流人常扣擊以享其祖祖卽文淵也有詠者云銅鼓沉埋銅柱非馬畱猶著漢時衣予亦有詩云山畱銅柱水銅船新息

威靈在瘴天終古馬畱稱漢裔衣冠長守象林邊又云朝鳴銅鼓伏波祠大漢兒孫實在茲一任金標埋沒盡馬人終古識華厓銅船在合浦相傳馬援鑄銅船五以其四往征林邑畱一於此天陰雨浮出湖面樵捕者常得見之因名湖曰銅船湖鄜露詩銅船亘奔流又云冒險觸銅船是也馬人今已零落而欽州之尚長皆黃姓其祖曰黃萬定者青州人初從馬援征交阯有功畱守邊境後子孫分守七峒至宋皆爲長官司元時以貼浪峒長黃世華有討賊功賜金牌印信洪武初年收之仍爲峒長其在時休峒者祖曰禡純旺亦馬援戰士永



樂初時羅峒長以事被革移純旺孫貴成守之其如昔博是漸凜鑑山古森五峒亦皆以姓黃者爲長蓋皆萬定後裔馬畱之人也然黃氏繁盛而馬氏衰亦獨何歟

黑人

林邑記有儋耳民以黑爲美離騷所謂玄國卽今儋州也其地在大海中民若魚鱉魚鱉性屬火而喜黑水之象黑儋耳民亦水之族故尚黑也然儋州今變華風絕無緩肩鏤頰耳穿縋爲飾之狀獨暹羅滿刺伽諸番以藥淬面爲黑猶與古儋耳俗同予詩南海多玄國西洋半黑人謂此予廣盛時

諸巨室多買黑人以守戶號曰鬼奴一曰黑小廝其黑如墨唇紅齒白髮鬖而黃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捕得時與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此或病歿或不歿卽可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絕有力負數百斤性淳不逃徙嗜慾不通亦謂之野人一種能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卽崑崙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有南海郡守常贈陶峴崑崙奴摩訶勇健善浮游入水永樂間娑羅國東王西王遣使來朝以黑小廝充貢物亦是此種其曰狃者出暹羅之崛壠舉族巢林樾中有同猿猱身短

小精悍圓目黃睛性專慤不知金帛尸瘞諳其性常馴擾以備驅使蒙以敝絮食以鯁鮓飲以漓酒卽躍然歡喜舉族受役至死不辭雖歷世不更他姓嘗使之採片腦鶴頂皆如期而獲授以毒鏢有犀象輒往刺之升木而匿犀象怒索之弗得移時毒發而斃狃取其齒角以輸主人他姓奪之亦至死弗畀也有曰奴囷者出暹羅國暹羅最右僧謂僧作佛佛乃作王其貴僧亦稱僧王國有號令決焉有罪者沒為奴囷富豪酋奴囷至數百口粵商人有買致廣州者皆黧黑淡日日久亦能粵語又紅毛舶至常以白小子贈人長僅尺許面與手足皆如玉雪獨髮細耳見人輒能脫帽跪拜語甚細啣嚶不可辨云小人之國所產男女皆然不能耕種有自然粉豆取食可以飽云

搖人

萬曆初兩廣寇之劇者曰羅旁搖搖每出劫人挾單竹三竿炙以桐油涉江則編合為筏所向輕疾號為五花賊其峯有九星巖一石竅深二尺許搖輒吹之以號衆又有石其底空洞撞之淵淵作鼓聲搖亦以為號其謠曰撞石鼓萬家為我虜吹石角我兵齊宰剝而羅旁水口有竦石狀若兜鍪高百仞搖每夜隔江呼石將軍石應則出劫無患不

應則否將軍陳璘以此石爲賊響哨妖甚燒巨石頂有鮮血迸流其怪遂絕蓋鬼物之所憑焉徭故多妖術又所居溪山叢箐亂石易以走險其謠曰官有萬兵我有萬山兵來我去兵去我還其大紉天馬諸山尤嶮峻陳璘嘗以馬不能鞍人不能甲爲慮大征時勤兵二十萬部分十道凡兩踰月乃蕩平覆其巢穴八十餘斬獲數千萬今東西山尚有雲欖雲洋諸種人率短小躡捷上下如猿獍帶三短刀持鐵力木弩弩長二尺重百斤頭作雙槽釘以焦銅鍔鐵藥箭長僅尺許無事射獵爲生有事則鳴小鐃舉衆蠶起以殺人爲戲樂雖設有徭

官狼日以主之然薄稅輕徭示以羈縻而已徭狼以語音相別徭主而狼客狼稍馴初大征羅旁調廣西狼兵爲前哨今居山以西者有二百餘丁其後裔也諸徭率盤姓有三種曰高山曰花肚曰平地平地者良歲七月十四拜年以盤古爲始祖盤瓠爲大宗其非盤姓者初本漢人以避賦役潛竄其中習與性成遂爲真徭袁昌祚云羅旁之地土著之民多質悍利入徭爲雄長客藉之民多文巧利出徭爲圍奪茲固長蘖之媒也則備諸徭當自齊民始

羅旁徭其稍馴者聽約束與齊民無異從不入城

有見官長者還語其類謂不畏中間坐者但畏左  
右雞毛官謂皂隸也婦人皆著黑裙裙腳以白粉  
繪畫作花卉水波紋獠則以紅絨刺繡獠貞而獠  
淫獠之婦女不可犯獠婦女無人與狎則其夫必  
怒而去之獠欲娶婦入山見樵采女輒奪其衫帶  
以歸度已之衫帶長短相等乃往尋求其女負之  
女父母乃往壻家使成親否則女仍處子不敢犯  
也西寧東安諸生獠亦然鄜露謂獠人以十月祭  
都貝大王男女連裾而舞謂之蹋獠相悅則男騰  
躍跳踴背女而去此西粵之獠俗也又謂獠人當  
娶日其女卽還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埜合

既有身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始稱爲婦  
婦曰丁婦男則曰獠丁官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  
以豪侈相尚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以香艸花  
枝結爲廬號曰入寮鼓樂導男女入寮盛兵爲備  
小有言則歛兵相鏖成親後婦之婢媵稍忤意卽  
手刃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半年始與壻歸  
盛兵陳樂馬上飛鎗走毬鳴鏡角伎名曰出寮舞  
壻歸則止三十里外遣瑤賤持籃迎之脫婦中袖  
貯籃中命曰收魂蓋欲其妻悸畏而無他念也瑤  
賤者巫也大均嘗至西粵宿獠人高欄之中頗知  
獠習俗其人名曰獠牯老與獠不同東粵有獠而

無獠吾故詳言獠而畧言獞

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真獠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獠其男子穿耳飾銀環衣服綵繡花邊首裹花帕腰刀掛弩下跣足女人無袴繫重裙皆繡花邊其戴版者曰板獠以油蠟膠髮裹於板上光閃似蜻蜓羽月整一次夜以高物度首而臥下亦跣足婚姻不辨同姓食多野獸以膏梁釀酒七月望日記其先祖狗頭王以小男女穿花衫歌舞爲侑性亦工巧或製器以易鹽米有山官約束之號獠總歲時一謁縣令其無板者曰民獠耕山者花麻而不賦耕畝者編戶與庶民同女子飾

耳環婦則屏之

連山有八排獠性最獷悍其髻微有肉屍脚皮厚寸許飛行林壁自號獠公而呼連人爲百姓自稱獠丁曰八百粟言其多也稱官長則曰朝廷月送結狀至縣庭不跪納糧則以委縣之里長里長利其財物與交好少拂則白刃相加矣有獠日八人司約束歲仲冬十六日諸獠至廟爲會聞悉懸所有金帛衣飾相誇耀獠目視其男女可婚娶者悉遣入廟男女分曹地坐唱歌達旦以淫辭相和男當意不得就女坐女當意則就男坐旣就男坐媒氏乃將男女衣帶度量長短相若矣則使之挾女

還家越三日女之父母乃送牲酒使成親凡女已  
字頂一方板長尺餘其狀如扇以髮平纏其上斜  
覆花帕膠以蠟膏綴以琉璃珠是曰板猺未字則  
戴一箭竿髮分數絡左右盤結箭上亦覆繡帕自  
織麥稈帽戴之出入叢箐首頻側而不礙是曰箭  
猺其頰袖皆刺五色花絨垂鈴錢數串衣用布或  
青或紅堆花疊艸名猺錦女初嫁垂一繡袋以祖  
妣高辛氏女初配槃瓠著獨力衣以囊盛槃瓠之  
足與合故至今仍其製云後漢書言槃瓠諸子織  
績木皮染以艸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  
寶言赤髀橫裙槃瓠子孫是也槃瓠毛五采故今

猺媿徒衣服斑斕其性兇悍好鬪一戍童可敵官  
軍數人又善設伏白晝匿林莽中以炭塗面黑衣  
黑袴爲山魃木魅之狀見商旅則被髮而出見者  
驚走棄財物呼曰精夫殺我乃已精夫者猺之渠  
帥也白洗口至連州四百餘里崕路艱險商旅不  
敢陸行行必從水官軍與交通爲盜而猺官歲入  
其租稅千金縱容弗問四方亾命者又爲之通行  
囊橐或爲鄉導分受鹵獲其巢窟與連山相對僅  
隔一水官兵至盡室而去退則擊我惰歸踉蹌叢  
薄中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前卻不  
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則刀鎗

俱奮度險則整列以行遯去必有伏弩往時常勤  
五省之兵征之有謂其將者曰猺每匿跡不與吾  
戰乘暮乃出尾吾宐麾諸軍直進而主將督狼兵  
於後散伏險要乘猺掩我反出其後以掩之歸師  
夾攻必可殲盡此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其計誠善  
矣

德慶有雷猺山雷翁山皆熟猺所居猺曰雷猺  
之長曰雷翁也又有雷馬山猺馬之所生故曰雷  
馬又猺人多以其人爲馬馬多力善走倏忽百里  
故羨之而以爲名其曰伶人者猺之別種伶猶詩  
所謂盧令令也猺人者舊居文昌東北百里東猺

山其人如猿故云猺詩遭我乎猺之間註謂猺山  
名非也猺犬類也猺人一作狙人莊生所謂狙公  
也與伶人皆高髻雕題狀若猩猩散居林莽饑拾  
橡栗故莊生有賦芋朝三暮四之言皆所謂生蠻  
也

### 黎人

黎母山高大而險中有五指七指之峰生黎獸居  
其中熟黎環之熟黎能漢語嘗入州縣貿易暮則  
鳴角結隊而歸生黎素不至城人希得見歲壬子  
忽有生黎二十餘獻物上官旗書黎人向化四字  
以檳榔木竿懸之一人負結花沉一塊大如車輪

外色白內有黑花紋一人抱油速一樹長七八尺  
二人舁一黑猪熊二人舁一黃鹿貌皆醜黑蓬跣  
短衣及腰以三角布掩下體觀者以爲鬼物也當  
額作髻髻有金銀鈿或牛骨簪其縱插者生黎也  
橫插者熟黎以此爲別婦女率著黎福以布全幅  
上與下繫連自項至脛不接續四圍合縫以五色  
絨花刺其上裙袂作數百細摺用布至十餘丈長  
不能行則結其半於腰間纍纍如帶重物椎髻大  
釵釵上加銅環耳墜垂肩面涅花卉蟲蛾之屬號  
繡面女其繡面非以爲美凡黎女將欲字人各諒  
已妍媸而擇配心各悅服男始爲女紋面一如其

以刺之式毫不敢訛自謂歿後恐祖宗不識也  
又先受聘則繡手臨嫁先一夕乃繡面其花樣皆  
男家所與以爲記號使之不得再嫁古所謂雕題  
者此也題額也雕繡也以針筆青丹涅之有花卉  
蟲魚之屬或多或少而世以爲黎女以繡面爲絕  
色又以多繡爲貴良家之女方繡婢媵不得繡皆  
非也黎婦女皆執漆扁擔上寫黎歌數行字如蟲  
書不可識男子弓不離手以藤爲之藤生成如弓  
兩端有梢可掛弦弦亦以藤箭鏃以竹無羽但三  
丫爲菱角倒鉤入肉必不能出被射者以身就竹  
林下屈垂竹尾繫箭筈於其上以多人按定被射



者使身不動徐放竹尾鏃卽出然筋骨俱已散碎  
敷以藥散僅能不歿而已生黎最兇悍其弓重二  
百餘斤戈以標刀甲以角盔以香木皮熟黎弓則  
以雜木若擔竿狀棕竹爲弦筋竹爲箭榦而不甚  
直鐵鏃鋒銳有雙鈎一小繩繫之臨射始置箭端  
遇猛獸一發卽及獸逸而繩絆於樹乃就獲焉凡  
欲買沉香者使熟黎土舍爲導至生黎峒但散與  
紙花金勝及鋤頭長一尺者箭鏃三角者或絨線  
針布等物生黎則喜每峒置酒餉客當客射牛中  
腹卽以牛皮爲鍋熟而薦客人各置一碗客前滿  
酌椒酒客能飲則一一嘗之否則竟勿嘗也如或

嘗或不嘗彼則以爲有所輕重雖盡與客沉香必  
要於隘路而殺客其兇暴若此生黎以熟黎勾引  
嘗出盜劫男婦盡室以行躑捷如飛官兵不能追  
逐惟婦女以黎褊太長行稍緩往往被擒乃稍屈  
伏其別種有生岐者尤獷悍雖生黎亦輒畏之大  
抵五指山中多生黎小五指山中多生岐岐隋所  
謂龜也黎漢所謂俚也俚亦曰里漢書曰九真蠻  
里又曰歸漢里君是也熟岐稍馴善其巢居火種  
者爲乾脚岐與熟黎同俗半生半熟者次之計黎  
岐疆圍凡一千二百餘里絕長補短可四百有奇  
山勢盤旋若羸然黎舉種盡落居其外岐居其中

二三十里間輒有一峒峒有十數村土沃煙稠與  
在外民鄉無異第層峰疊巘林竹叢淡水毒山嵐  
氛翳四塞外人不能恆入故諸獠得以負固爲患  
誠能撫綏有道守禦有所敷教有塾則民黎熙熙  
自可相安於無事正不必以用兵爲務耳

黎有二種五指山前居者爲熟黎山後爲生黎熟  
黎亦有二種與生黎近者爲三差黎與民近者四  
差黎征徭稍稍加焉熟黎者生黎之根莠而糧長  
又熟黎之蠱賊凡生黎蠢動皆熟黎爲之挑釁而  
熟黎之奸欺又糧長之苛求所激也糧長者若今  
之里長其役黎人如臧獲黎人直稱之爲官而糧

長當官亦呼黎人爲百姓凡征徭任其科算盡入  
私囊詰之則曰此生黎也激之恐變其奸欺若是  
官或詣黎村徵糧所至空一一嘗其酒饌黎人喜  
官公平乃相戒速完國課如遺其一卽瞋恚陰挾  
弓矢伏林間凶其水艸之性矣赴州縣裸而額髻  
直豎一雄雞尾橫插骨簪斯則其冠冕也官必歡  
然笑語受其所獻賞以銀牌紅布彼欣然持歸供  
之香火爲遺愛或鄙其裸裎使著衣見彼遞相傳  
語見者遂希而納糧亦怠不得不委之糧長矣  
黎多符王二姓非此二姓爲長黎則不服欲大長  
則繫一牛射之矢貫牛腹而出則得大黎長不以

文字要約有所借貸以繩作一結爲左券或不能償雖百十年子若孫皆可執繩結而問之負者子孫莫敢諉力能償償之否則爲之服役貿易山田亦如是黎歿無子則合村共參其婦欲再適則以情告黎長囊其衣帛擇可配者投於地男子允則拾其囊婦乃導歸宿所携挾牲牢往婚焉父母歿歛所遺財帛會黎長與衆瘞之以爲父母恩深我無以報不敢享其遺貲而旁人亦不敢竊取懼其鬼能崇人云每扛負諸物惟以一肩登高陟險不更移曰祖宗相沿如是不敢更也其愚孝又有如此

黎善咒鬼能作祟或與客商牴牾卽咒其已凶父母逾時其人身如火熾頭腹交痛知其故勿暴其過第曰獲罪土神請爲旼謝覓酒脯與之祭于地喃喃其詞祭畢夫婦分而啖之病人歛然起矣其或土商與貿易欺以厲物則出伏路旁執塗人以歸極其箠楚俾受者通信于家訟其人償以原物始釋之如其人不可得訟其同侶聞官遣熟黎持牒曉之雖不識字覩印文而亦釋遣焉其俗最重復讎名算頭債然不爲掩襲計先期椎牛會衆取竹箭三刃其榦誓而祭之遣人齎此矢告讎辭曰某日某時相報幸利刃鍛矛以待讎者謀于同里

亦椎牛誓衆如期約兩陣相當此一矢來彼一矢  
往必斃其一而後已或曲在此曲者之妻於陣前  
橫過呼曰吾夫之祖父負汝勿斃吾夫寧斃我可  
也其直者妻卽呼其夫曰彼妻賢良如是可解鬪  
亦卽釋焉如已報矣若力微不能敵則率同里避  
之報者至見無人相抗卽焚其茅草曰是懼我也  
可以雪吾先人恥矣凱還不再出

### 峯人

澄海山中有峯戶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  
張不供賦有峯官者領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長有  
丁有山官者稍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猺猺所

止曰山曰峒亦曰峯海豐之地有曰羅峯曰葫蘆  
峯曰大溪峯興寧有大信峯歸善有窰峯其人耕  
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  
入土土煖而蛇蟲歿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畬蠻之  
類志所稱伐山而營藝草而播依山谷采獵不冠  
不履者是也潮州有山峯其種二曰平髻曰崎髻  
亦皆猺族有莫猺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  
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猺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  
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猺多居九峰司諸  
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猺  
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真猺相率破犯

廣東新語 卷七  
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卽善徭亦且畏之徭  
或作繇漢書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是也越東  
多徭而無獐獐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獐  
與民雜居不可辯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獐欄架  
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羣畜名欄房亦曰高欄  
曰麻欄子狼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獐人自  
潯陽至貴縣多狼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狼  
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每人歲  
納刀稅三錢於所管州縣爲之守城池灑掃官衙  
供給薪炭性頗馴畏法

### 瘋人

粵中多瘋人仙城之市多有生瘋男女行乞道旁  
穢氣所觸或小遺於道路間最能染人成瘋高雷  
間盛夏風濤蒸毒嵐瘴所乘其人民生瘋尤多至  
以爲祖瘡弗之怪當墟婦女皆繫一花繡囊多貯  
果物牽人下馬獻之無論老少估人率稱之爲同  
年與之諧笑有爲五藍號子者云垂垂腰下繡囊  
長中有檳門花最香一笑行人齊下騎殷勤紫蚺  
與瓊漿蓋謂此也是中瘋疾者十而五六其瘋初  
發未出顏面以燭照之皮內頰紅如茜是則賣瘋  
者矣凡男瘋不能賣於女女瘋則可賣於男一賣  
而瘋蟲卽去女復無疾自陽春至海康六七百里

廣身新言 卷七  
板橋茅店之間數錢妖冶皆可怖畏俗所謂過癩者也瘋爲大癩雖絲濕熱所生亦傳染之有自故凡生瘋則其家以小舟處之多備衣糧使之浮游海上或使別居於空曠之所毋與人近或爲瘋人所捉而去以厚賂遺之乃免廣州城北舊有發瘋園歲久頽毀有司者倘復買田築室盡收生瘋男女以養之使瘋人首領爲主毋使一人闌出則其患漸除矣此仁人百世之澤也

山海多劫質盜得人則窒其耳目灌以蠟膏繫之遣瘋人往候贖者于野贖者至亦復窒其耳目束縛以歸既定要約先納花紅手帕次輸金帛乃使瘋人導所釋者于野委之而去瘋人往往得厚利或州縣有司催糧亦輒使瘋人分行鄉落其人糧未盡輸則瘋人相率飲食寢處于其家日肆罵詈以穢毒薰染之使之亦成惡疾蓋有司以瘋人爲爪牙盜賊以瘋人爲細作其爲無用而有用如此瘋人最爲人害家有慶弔則瘋人相率造其門叫呼罵詈大得財物酒餚而後去其首者名曰亞胡以錢先厚與之使還分給則亞胡以一花籃懸繫門首其曹輩見之弗復至矣廣中丐者惟瘋人最惡每行乞男婦三五與俱人不敢以疾聲厲色相待其爲盜賊作耳目山海間多倚任之欲除其患

惟在收養園中使毋他出然瘋人亦不欲他出也

盜

粵中多盜其為山盜之渠者曰都都者多資本有謀力分物平均為徒眾所悅服故曰都每一營大遠近凶賴者踵至曰簽花紅驍勇者曰花紅頭目自大老以至十老自先鋒一以至先鋒十悉以十人為一曹十人滿則更一名號以相統行劫時惟都及公王所指公王者範銅為之戴兜鍪持戟長二寸許使一妖人為神總朝夕虔祝且咒罵以激公王之怒昧旦以濃茶為獻視茶路以知凶吉茶路者茶在盃中其氣散為波紋凝為物象有兵至

則茶中分裂珠花沸起若出劫鹵獲眾多無患則茶氣為刀鎗形外向否則內向又以筭杯卜進止凡盜渠歿者悉召其魂魄至壇俾公王役使之神總故多妖術凡大而攻圍小而椎剽諸盜皆遵行惟謹每分賊則神總坐得其半蓋盜聽於公王公王又聽於神總也其巢皆阻峭憑溪繚絡羣峒俚獠蠻邏之屬皆與之扭紅盟詛行劫時傳籌為號名曰趕馬須臾娖徒四集蟻聚蜂屯鈿筓如林不可止遏其長在巢中者曰飄子亦曰飄馬在花山一帶者曰東飄子在鐵山一帶者曰西飄子皆亡命之雄也盜本徒卒而曰馬不欲言人亦以馬有

威武也每十人爲一錢百人爲一兩或問幾何馬則曰幾錢馬幾兩馬也其在巢外聞出馬而來者曰搭馬於墟市間佯爲商旅牙僧乘機竊發者曰牽白綫爲細作者曰亞妹先登曰斫頭其都或分子營則其都子都孫稱之曰太公是謂老都諸村落爲所脅服者曰開馬路未脅服者曰生水謂官兵亦曰水以財賂官兵曰買水此皆山盜之所爲也海盜則以龍艇其長數丈數十人裸袒操之出沒如飛亦多用撥槳飄風子晝則瘞舟泥中夜則起而行劫其出沙田耕者乘便利亦卽攻劫寄盜於農及傭作小販之屬使人莫測此其尤不逞者

凡山海盜皆以捉人爲先勒金取贖打票爲約定期過則拷掠燒剝備行慘毒或投之於豕圈馬欄或盡屠而肝其肉女爲妾婢婦爲乾溼奶婆或以鬻諸澳門或以質諸當戶或以充作人事餽遺藩丁所捉男女富者曰沉香貧者曰柴賊中有金多者包買沉香以待贖是曰挑香金少則挑柴更得厚利然其爲盜也大屯小夥皆有大猾主之賊以大猾爲資大猾又以貪官爲援其人耳目甚廣牙爪多急則行賄賂緩則舞文持吏短長與胥役相爲囊橐又善陰行鳩蠱稍睚眦不平輒假手金蠶挑生毒殺之或嗾其黨與詞連善類使污鱗無以



自明而又與藩前有勢力者交爲姦利以瑰貨子女相膠漆以故羣盜倚藉之公行無忌當事欲發官兵而剿官兵或卽其黨欲募土兵而征土兵或卽其人而且縣之令史鄉之巡簡亦往往受其珠貝多所包容以致良善之民噤口而不敢一語比年剿捕雖行賊中有保結者得釋無則誅戮然皆盜之散仔無足重輕諸魁渠根株甚固皆有主持之者未能芟除其二三也稍市恩縻以招撫彼則陽爲悔過陰復橫行出入官衙與兵吏益習表裏爲奸其撫丁仍居故土與撫目來往不衰雖曰歸農其部落仍然未散也鄉民以其旣撫也益畏憚

不敢側目一告訐則先爲所陷害身歿家傾反不如其未撫之時猶畏鄉閭指摘不致白晝縱橫也至有邊海之豪僞爲強賊以圖有司招撫有司不知輒以詢之鄉長鄉長受其財物亦指爲真一得招撫奉委爲首領官標則負力怙威橫噬里黨父兄任其報復子弟惟所誅求諸輕薄之徒與爲羽翼揚揚志滿反以真賊爲榮僞賊爲辱矣嗚呼民之不軌喪失其心至此所繇者內無賢父兄之教誠外無威明大吏之督責且上有好者下必有甚易曰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今牧民者其皆以利爲寇以寇爲利耳四境之內不治豈盡盜賊之罪

乎哉

廣州諸屬縣多盜最兇悍者新會然新會盜又以  
 新寧盜為先鋒千人中得數十新寧人可以百鬪  
 而無敵其根株往往鉤連山與海相為表裏不可  
 以盡殲如得一盜即殺一得十即殺十得百即殺  
 百久之其類自少矣若撫之使其渠率為兵為總  
 防汛要害或放散使盡歸農彼仍然勾引羣盜為  
 患未已蓋諸盜皆以撫丁勾引無撫丁則無勾引  
 而撫目尤其臂指之使者欲絕其患惟宜擇鄉而  
 剿於十郡中分四道使四監司者帶領官兵所至  
 集其父兄子弟公言之有五十人共指其姓名或

暗或明則取而誅之然亦必責之使首被首者且  
 勿行刑多召保甲而質之辭合則已否則更加重  
 刑責之再首如是者數四彼盜見首同徒尚可苟  
 活不首同徒遂致大斃三木未有不回為共盡者  
 也大抵無事之時有司宜時常防備小有出沒即  
 行捕擒勿致養寇以遺患又宜單騎巡行諸險勤  
 誘諭之使之十家為甲百家為堡平居互相譏察  
 有事互相救援有不足互相周濟路徑之險要大  
 為寨圍俾之戮力固守凡大鄉設鄉夫哨二小鄉  
 一每哨鄉兵二十人選鄉良夫為練長募其強武  
 子弟隸焉其餉則取之鄉之富人大賈及巨姓之

蒸嘗與墟市地產之租稅有司無所利焉鄉中兵  
食各足又十鄉二十鄉歛血連盟一鄉有盜或爲  
盜之哨探則同盟諸鄉共執而溺之於江而勿以  
聞以聞則有司必須審鞫囚停智長爲患有不可  
言者蓋彼兇人者梟雄狡詐乃天性不幸見擒止  
憾其術之未工豈有悔其爲之不善是以奇謀詭  
術愈練而愈精微出鬼入神莫可方物致有以官  
門以囹圄而爲巢穴者其以囹圄爲巢穴也尤爲  
深固曩者盜遭俘執必首同徒今則惟拔良善蓋  
非義於同徒也就擒者自知不可復生必藉未敗  
者供其口食未敗者利其不首必勤劫以報厚恩

是雖身在幽囚猶坐享四方之奉也故誅盜貴勿  
踰時

### 蛋家賊

廣中之盜患在散而不在聚患在無巢穴者而不  
在有巢穴者有巢穴者之盜少而無巢穴者之盜  
多則蛋家其一類也蛋家本鯨鯢之族其性嗜殺  
彼其大艦小舩出沒波濤江海之水道多岐而畧  
朋之分合不測又與水陸諸兇渠相爲連結我哨  
船少則不能躡其踪跡水軍少亦無以當其鋒銳  
計必兵恆有餘於盜毋使盜恆有餘於兵又設爲  
嚴法如盜殺一人則以一兵抵殺一兵則以一官

廣東新語 卷七  
八言  
三  
償刦一民舸則奪一哨船之食而責之大功晝夜  
巡行惟盜是索而蛋人則編以甲冊假以水利每  
十艇爲一隊十隊爲一長畫川使守畧倣洪武初  
以蛋人爲水軍之制擇其二三智勇者爲之大長  
授以一官俾得以軍律治其族與哨船諸總相爲  
羽翼又使諸縣富民仍得朋造烏槽橫江二船專  
業漁鹽有警則船人皆兵分班守直凡出外海制  
賊用烏槽裏海制賊用橫江船又使東西二江日  
艘夜艘諸艘長皆爲哨長而勿征其餉如此則上  
無養兵之勞而水師自足一有事旦暮可集矣

### 黃盜

黃盜名蕭養初爲盜下獄臥榻枯竹生花諸囚以  
爲祥也蕭養乃率囚越獄糾集戰船數百艘直犯  
廣州於五羊驛僭位稱東陽王改授僞官百餘人  
珠江之南有僞南漢離宮故址增築居之船抵五  
羊門外其手下衣貌與同者數十人官兵莫能辨  
乃以響箭向天射蕭養仰視一箭直貫其喉墮水  
死其衆盡降於是廣州始作外羅城今南面新城  
是也海寇之雄莫過蕭養前有曾一本後有劉香  
皆力攻廣州弗克蓋當盛世則然

### 永安諸盜

永安重巒復嶂昔固盜藪磔頭山與烏禽天字清

溪等嶂員墩黃沙等山聯絡歸善海豐長樂河源龍川等縣綿亘險阻而礫頭山故有鐵冶賊往往巢穴其中分道出掠官兵屢撲不能絕賊窟輒還礫頭結寨自固已復盤據五縣山谷中多良田流民雜居易嘯聚出則賊多歸則賊少皆近巢居民半爲賊黨故也乘其未穫以大兵臨之乏食自困乃可擒矣古名黃沙賊常伏烏禽嶂出掠柘園執求盜通判藍能賊復襲郡城外東平欲席卷去未至十里而曙覺遂破涌口營鹿游岡擄掠子女責贖糶載而歸當是時烟火達于譙櫓不能以一矢加遺東西兩江羣盜遂熾先是長樂海豐之間逃

軍坑有銀穴河源密坑亦有之兩處卽開則豪民往往羶附及封穴所獲不足更費折閱遂剡戟而起奸民渾沸乘釁俱發索隨和建名號者不可勝數程鄉揭陽之盜又瀕洞其間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凡數十百羣東至興寧長樂程鄉揭陽北至河源龍川西至博羅南至海豐歸善以及東莞無不罹其鋒者永安其蹂躪之區也執官吏質墳墓擄人民室妻女焚廬舍據土田死者以谷量澤若蕞卽欲假息城郭豈能盡容數村一壘賊去則耕至則閉壘而守往往陷沒凡賊有大總二總至于五總亦曰滿總尾總分哨爲哨總禽總演禽者也

書總掌書記者也旗總職志者也紀綱諸事曰長  
幹衆賊曰散班其上有甲頭合數羣有都總凡大  
總死謀所立建所授皂旗束以青茅以次拜旗拜  
而張則立之矣張則陰風颯颯若有憑之者云其  
祭旗用人使目于旗而後殺之漬旗以血括其髮  
爲旄頭焉其長技有大布旗旗端繫以鐵鈎有長  
竹鎗二三人執之進如風雨其出劫卜於神以決  
勝負以誘爲知以覆爲奇以望屋爲糧以闌出爲  
用以劫質爲寶當是時盜賊孔棘民死亡者非其  
父兄卽其妻子鵝埠嶺乃至千人盡屠哭泣之聲  
不絕日夜乞師有司縮胸主撫置不省賊或聽甫

入城輒言願歸舊巢一出郊關且歸且劫送者固  
在自是良民禦賊反蒙激變之辜賊益恣行逼近  
城府乃遣一卒導歸而以還鄉上報賊鄉安在其  
所據者皆良民之產也計自萬曆之末至隆慶之  
初歷十三四年分巢諸鄉聲勢相倚出入無時靡  
處不到歸善長樂龍川三縣所破寨殺鹵人民財  
幣牛馬不可勝算永安寨七十九寨卽圍也一圍  
則數村人居之多者千餘人少亦數百盡破完者  
厓八圍耳員岡圍殺至千人三角圍殺四百人樟  
村圍獨三人得存凡破圍卽據之其後五軍分道  
大勦慮各巢并力遵廟議名討藍賴二賊而爲質

各巢自十月至明年三月諸賊盡平蓋賊皆草竊  
烏合之衆語險固則無深溝高壘語糧食則無儲  
峙飛輓緩急不相援利害不相救得忠誠任事之  
臣滅之故甚易也若夫招撫則賊愚有司有司欺  
朝廷之計耳烏可蹈哉大抵寇有山有海有倭其  
害則山寇爲甚蓋海倭去來有時山寇常在境內  
也嶺東賊本細微蔓延十三四載戾夫爲之涕下  
揆厥所繇上下相邀無異 穆宗詔云封疆以講  
武爲不急以玩寇爲苟安盜賊隱容不早撲滅往  
往釀成大患巡按御史叅劾聖明哉

永安黃氏三孝子

永安黃氏三孝子者父曰黃讓子曰啓愚曰啓魯  
永安縣琴江中鎮社人也讓字遜齋年十六父母  
連沒讓廬墓三載其兄爲賊所得讓罄私橐三百  
金贖之未幾賊葉千復掘讓父母冢質其骨責贖  
千金讓不能措乃不告妻子身自質賊易其親骨  
使從者懷歸子啓愚啓魯聞之哭不自勝假貸親  
友無所得啓魯乃走賊壁呼曰吾家所有者田耳  
非家長操書券田不得鬻願質我而歸父賊然之  
歸讓讓間行又爲他賊黃允所執葉千以讓久不  
至乃以繩貫啓魯鼻又貫其踵倒懸之啓愚聞其  
事哭盡出血晝夜不絕聲諸壘賊哀之卒歸其父

與弟于是讓以策干督府吳桂芳謂歸善之古名  
長樂之琴江其地阨塞多連峰沓嶂凶人之穴也  
去其縣各二百餘里賊一哨民無所歸命不如遂  
縣之以安集其民然後出兵四討賊不足除也桂  
芳以爲然遂上其事其後卒縣永安者讓之策也  
隆慶四年檄林天賜城永安以讓爲巡方讓以軍  
法部勒其傭均勞逸時餼糧平板幹稱畚築四閩  
月而畢藩臬大夫旌其功者再是年率子啓愚啓  
魯爲知縣陳哲將鄉兵攻破劉漢江賊殺漢江明  
年破蘇允山賊生擒允山啓愚爲賊所傷死又明  
年督府殷正茂大舉討賊讓散家財募死士百人

從監軍道顧養謙爲衝鋒把總與永安知縣陳立  
中至各巢說賊各以精銳相從至南嶺賊江萬裕  
據險抗師七日讓說之以身質于賊誘出賊黨官  
兵遂乘間而入啓魯以父在賊中率所募壯士大  
呼先登賊盡披靡斬十七級奪讓歸啓魯身被數  
創而死讓前後率兵剿賊如泥山簾紫嶂施坑南  
嶺等巢皆爲所破凡斬渠六首生擒一百五十賊  
帥二說下賊巢四降賊衆一千七百四十八還被  
俘者一百二十八當事屢加厚賞讓爲人謙退志  
在報發冢之讎不在軍功也每有功不肯自上推  
與同事者以冠帶哨官終久之巡按御史有教訪



廣東新語卷七  
孝節之士邑人咸上言御史異之授以義民冠帶  
讓辭曰讓遭不辰禍及先人丘壟破產贖骸子職  
常事何孝之足云至于待罪行間賴天子威靈大  
將指麾殺賊以雪家恥不勝幸甚敢言功績乎非  
分之榮義不敢受卒不受冠帶御史益異之記郡  
縣禮獎初啓愚戰死知縣陳哲葬而表之及啓魯  
死至萬曆十九年邑人乃請于縣爲啓魯建祠讓  
享年八十一連舉鄉飲大賓以考終三十六年有  
詔旌其閭樹坊于永安縣曰一門三孝讓工詩詞  
善書

廣東新語卷七終

廣東新語卷八

分目

女語

五女將 南海女子 盧眉娘

劉三妹 陳烈母 屈美人

洗母 歐陽桂 東莞三貞女

聶娘 二妃 某氏婦

林氏李氏 天濠街婦 四孝烈

李氏 麥氏 順德六貞女

謝氏 莫烈婦 二烈婦

順德某氏女 長樂興寧婦女

黎母

羅浮女道人

椽者

割股婦

墜樓婦

錦桂女

廣東新語卷八

女語

五女將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越女知名者自徵側徵貳始二女者麓泠縣雒將  
 之女也雒一作駱交阯有駱王駱侯其將曰雒將  
 二女初起自稱麓泠王據九真日南合浦三郡兵  
 勢張甚伏波將軍馬援征之凡踰兩年乃滅古女  
 子僭號為王華戎皆所未有可異也其後吳赤烏  
 間有軍安縣趙姬嘗著金箱齒屐居象頭鬪戰此  
 亦女賊之雄然不足道惟二洗氏及虞夫人寧國

廣東新語

女語

一

夫人可稱女中豪傑云洗氏一在尉佗時保障高涼有威德其知名又在側貳之先故論越女之賢者以洗氏爲首洗氏高州人身長七尺兼三人之力兩乳長二尺餘當暑遠行兩乳輒搭肩上秦末五嶺喪亂洗氏集兵保境蠻酋不敢侵軼及趙佗稱王洗氏乃齋軍裝物用二百擔入覲佗大歡悅與論時政及兵法智辯縱橫莫能折乃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隣郡賴之今南道多洗姓皆其枝流云又洗氏者亦高涼人其家世爲南越首領轄部落一萬餘戶洗氏幼而賢明曉兵畧善撫諸蠻羅州刺史馮融聞其賢爲子寶求娶焉侯景反高州

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旣而遷仕果反洗氏自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賦至柵下襲擊遷仕大破之遂與陳霸先會於贛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洗氏懷集百粵數州晏然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入朝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反召僕至高安誘以爲亂僕遣使歸告洗氏發兵拒之紇潰散詔冊洗氏爲石龍郡太夫人賜繡幘鹵簿如刺史儀陳亾嶺南未有所附共奉洗氏爲主號曰聖母隋高祖以洗氏所獻陳主扶南犀杖遺之亾遣陳主遺洗氏書洗氏見犀杖

慟哭遣孫暄帥兵迎隋總管韋洸嶺南遂定未幾  
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於廣州洸氏攻破仲宣領  
毅騎巡撫諸州蒼梧以西首領皆歸附焉高祖冊  
洸氏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便宣行  
事降璽書慰勞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仁  
壽初年八十卒夫人智勇兼備至老未嘗收衄每  
戰輒錦繖寶幟望見以爲神諸蠻皆稱錦繖夫  
人祠在高州民奉祀惟謹有曰虞氏者英德之虞  
灣人唐末黃巢破西衡州虞夫爲寨將與賊酣戰  
而歿虞躬擐甲胄率昆弟及鄉人迎戰賊敗去虞  
亦歿焉其後兵搖爲亂每見虞朱衣白馬率兵而  
來賊輒驚潰嘉定間救曰夫人生能摧黃巢之鋒  
歿能制尚蠻之寇封爲正順夫人大祠香鑪峽中  
有李氏者雷州人五代間聲教不暨以強凌弱李  
氏勇敢有謀衆皆信服遂推以爲主帥僞南漢旣  
平餘黨剽掠皆爲李氏兵所敗一方賴之號寧國  
夫人祠於雷州有詹氏者東安人李漆之妻丁亥  
漆集兵勤王以總兵官戰歿詹氏代領其衆攻復  
瀧東西州縣以功得叅將未幾病卒自二洸氏至  
詹粵人以爲五女將云

南海女子

唐上元初南海女子所製有鞏鑑圖名曰轉輪八

花鈎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字成句其構思精巧寓詞箴規似有得乎風人之旨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迴文詩妣傳舊有王勃序云上元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庚午朔七日丙子予將之交陞旅次南海有好事者以轉輪鈎枝八花鑑銘示予云當今之才婦人也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迴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鑑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昔孔穎拔同符君子者矣嗚呼何勒非戒何述非才風律苟存士女何算聊撫鏡以長想遂援筆而作敘

太原王勃謨復有令狐楚跋云元和十三年二月八日予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夜直禁中奏進旨檢事因開前庫東閣於架上閱古今謨集凡數百家偶於王勃集中卷末獲此鑑圖并序愛玩久之翼日遂自摹寫貯於箱篋寶曆二年乃命隨軍潘玄敏繪於縑素傳諸好事者太原令狐楚記考唐武后時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詩送其兄卽應聲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此女子不知姓氏豈卽爲鞏鑑圖銘者歟此圖曾附子安集以行復爲令狐文公所賞吁亦異矣哉



中憲宗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樂宮掖遂  
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仍賜號逍遙大師尸解後  
棺中僅一藕屨云

劉三妹

新興女子有劉三妹者相傳爲嬉遊歌之人生唐  
中宗年間年十二淹通經史善爲歌千里內聞歌  
名而來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  
妹解音律遊戲得道嘗往來兩粵溪崗間諸蠻種  
類最繁所過之處咸解其言語遇某種人卽依某  
種聲音作歌與之倡和某種人奉之爲式嘗與白  
鶴鄉一少年登山而歌粵民及猺獞諸種人圍而

觀之男女數十百層咸以爲仙七日夜歌聲不絕  
俱化爲石土人因祀之於陽春錦石巖巖高三十  
丈許林木叢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巖口有石磴苔  
花繡蝕若鳥跡書一石狀如曲几可容臥一人黑  
潤有光三妹之遺跡也月夕輒聞笙鶴之音歲豐  
熟則彷彿有人登巖頂而歌三妹今稱歌仙凡作  
歌者毋論齊民與狼狽獞人山子等類歌成必先  
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錄焉不得攜出漸  
積遂至數篋兵後今蕩然矣

陳烈母

陳烈母者東莞人宋幼帝駐蹕厓山母命其子李

佳應詔旣行烈母亦趨廣州至黃木灣自沉歾佳  
赴行在得潮州教授而還哀隕莫及乃築望慈臺  
於烏沙之陽朝夕哭奠聞者傷之東莞陳璉爲辭  
有云南海有烈婦能執陵母節淚血滿衣裾泣與  
愛子別爾盡忠兮大匡山吾盡節兮黃木灣茫茫  
此恨同精衛一墮滄溟不復還

### 屈美人

屈美人者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擢爲美  
人屈氏有才德奉侍恭謹上恩寵之甚厚召其父  
母兄弟詣闕宴賚有加復遣官送歸予誤洪武宮  
辭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艸滿宮春離騷

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  
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  
舞上鞦韆

### 洗母

南海洗主事桂奇母陳氏性方正不喜世俗非鬼  
之祭聞魏督學校毀諸淫祠亟取先人舊所崇奉  
佛像投諸水火妯娒中有怵以禍者陳氏曰有禍  
吾自當之桂奇字少汾以理學稱蓋得其母之訓  
云

### 歐陽桂

歐陽桂連州處女年十八未嫁而夫亾孀守至九



十五歲乃終年八十時當門二大齒長至一寸人  
以爲異予家有媼母何九十四歲時生三長鬚黑  
色皆壽徵也

東莞三貞女

東莞三貞女一曰水南林氏諸生翼龍女也許字  
陳生元耀生外女欲奔喪父母兄弟共難之不能  
得以語其舅舅重傷其志許以吉服迎歸旣入門  
伏夫位長哭哭已舅姑相見飲泣遂易衰經執夫  
喪如禮喪終乃奉夫主祔於先人之寢祀焉尹守  
衡曰夫禮也殤不爲後女不爲陳也婦則陳之不  
得爲殤也後明矣女爲陳也婦陳欲不爲女也後

得乎女歸而陳氏子可勿殤已世徒以女節論猶  
淺之乎知女也一曰周塘黃氏女許字張邦俊子  
壻外女欲往臨視母不能奪與偕行比至猶及襄  
夫殯事越三日謝其母使還曰女爲張家婦不返  
矣夫葬遂欲殉之或止之曰而姑之初爲此子哭  
也皇皇不欲生牽而至姑乃強爲而起而卽外其  
若姑何女悟姑哭亦哭姑止亦止朝夕奠輒見有  
羽蟲飛憑女身如儷然其一曰棗湖陳氏女許字  
於葉氏子亾何葉卒女聞曰生則氏卽君外非氏  
郎君乎因痛哭偕媒妁于歸尹守衡曰嗟夫藉三  
女皆不忍其外三氏子之鬼其不食乎三女之能

廣東新語 卷八 女語  
不歿也殆有賢於歿者也若三女者可以風矣

### 聶娘

聶娘增城人崇禎庚午賊於增江口掠得之戲謂其睂未婉聶娘從容語曰女醮始掃睂若欲婉請假我刀刀得而刎黎美周作聶娘婉睂歌有云丈夫髭髯愧如此半尺須虬掀不起紫石稜稜婉婉爾翠蛾如鐵真男子又云人生安能知歿期沙場血戰吾當爲借娘睂鋒不斬賊先斬偷生巾幗兒

### 二妃

二妃者一曰益陽王妃丁亥某月王遇害廣州妃某氏色美兵欲妻之妃曰王故夫也亟具棺衾得

盡一哀以事新者當無復恨兵出市棺衾妃陰置小刀數十衽衣中整刃外向喪服哭泣視殮舍與兵出葬北山旣畢兵遽前犯妃妃大罵兵怒抱持益急身數十處觸刃血漉漉仆地妃乃反刃自殺予爲歌云爲我殮王送之北邙逝將從汝不惜新喪王魄已歸土同穴終何補利刃懷滿身欲切奴爲脯奴血何淋漓痛楚莫予侮自剄以報王黃泉相鼓舞一曰滋陽王妃庚寅春滋陽銅陵興化永豐信陽永寧凡五王同客惠州其六月廣州圍急奉化伯黃應傑者與副使李士璉襲執五王以惠州先降旣而悉縊殺之王子在襁褓者及宗室女

廣東新語 卷八 女言  
已嫁者皆捕殺無遺滋陽旣薨其妃某氏色美應  
傑苦欲犯之羸其上衣繫於柱妃乘間細析下衣  
爲縷經外予爲之歌云夫爲王妃是我皎如霜身  
可裸何必衣與裳禮義爲包裹天畱一縷絲以爲  
絕命資徒勞強暴守蟬蛻不曾知

某氏婦

某氏婦者順德人其夫以貧弗克娶夫之母自鬻  
得四金以與之娶婦入門知之哭曰夫以婦故而  
令母自鬻以娶婦乎得婦而失母婦以夫故而令  
姑自鬻以嫁夫乎得夫而失姑是皆不孝然安所  
得金以贖姑請於父貸得四金使甲往贖甲匿金

給以被竊婦痛哭兩日計無所施卽自經鄰里聞  
之執甲至婦屍所震雷暴起擊甲死火燔甲衣金  
出於袖婦聞雷聲復甦屈子曰噫雷之能外人而  
又能生人也有如是哉乃援琴爲霹靂之操曰一  
聲儵兮雷轟聞之者兮一歎一生嗚呼噫嘻兮雷  
乃救人人可救兮雷何獨私於孝婦之身

林氏李氏

林氏者廣州之河南鄉人丙戌城破林氏投珠江  
而外番禺羅賓王吊之有曰黃泉隨母逝白璧爲  
夫全抱玉雲飄海沉珠月在淵又李氏者番禺三  
元市人庚寅廣州被圍朔騎抄掠得之不辱賦詩

十章而縊有曰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壻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味其辭其夫必先自沉者又有王桂卿者廣州人爲張叅戎之妾丙戌年始二十兵至拜辭其夫彈琵琶一曲自經於廊港若吊之有曰墜樓未散香烟夢被髮猶存石鼓歌鴈柱只今餘玳甲爲憐落木晚風多

天濠街婦

庚寅冬廣州城拔天濠街有婦襁負嬰兒以長繩繫腰接于樹赴池而歿事定引繩出之色如生予爲之歌曰妾身不隨波豈必長繩繫所慮黃口兒一去無根蒂

四孝烈

歲甲午新會縣被圍城中糧盡守將屠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維之妻姑將就烹莫請於兵曰姑老矣肉不可食妾宰膏腴可以供君大嚼也兵從之姑得釋而莫就歿有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君食我殺之以首還其夫使葬焉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學謙女年十一請代父歿兵不忍殺女謂兵曰君以女兒身小不足以克一飽乎將奪兵刀自剄兵乃殺之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歿兵哭而殺之是爲新會四孝烈予哭之有云可憐窈窕三羅敷肌如冰雪顏

如荼再拜乞克君庖廚解救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甘且脆姑與夫老肉不如請君先割妾膏腴味香不負君刀受食之若厭飫願還妾頭顱姑老夫無子妾命敢踟躕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係父千金軀

李氏

李氏名子秀連州人貢生紹英之女舉人莫矜之妻丁亥避亂滄泲賊至拘其夫及二子以行李氏跣詣賊所見其夫被縛甚急指賊大罵賊殺之以其義烈爲之具棺殮葬而釋其夫與二子嗟乎李氏者蓋善於救夫者哉

麥氏

麥氏香山小欖鄉人諸生黃肇揚之妻癸巳冬被掠憤罵赴水兵捉其髮繫船間麥氏乘間斷髮又赴水旣沒復湧出作憤罵狀如是者三兵競射之乃沒予吊之云入水不肯沉罵奴猶未畢身輕乘文魚三躍江中出佳人一赫怒波濤爲羨溢髒箭雖紛紛難損芝蘭質去爲湘妃娣魂烈知無匹

順德六貞女

六貞女者順德龍津李氏處女也丙辰春粵東大亂有強暴謀脅致之六女懼且不免以酒相醉一夕同赴水歿其家合葬之龜山之陰好事者爲植

女青其上予吊之曰冬青一樹分男女近日男青  
讓女青不見龍津諸女子萬年枝上顯精靈萬年  
枝卽女青也

謝氏

謝氏玉華番禺市橋人同邑曹世興之妻也世興  
卒玉華誓不改節其父母給之歸寧車至門女卽  
自刎家人亟救之玉華左手探喉右手引刀再割  
而瞑又某氏者南海蘭石人夫梁庚寅城破某氏  
誓決一死取二小刀一與夫一以自佩未幾兵至  
蘭石夫被殺死某氏視舍殮訖卽取所佩刀自割  
姑驚哭視其喉未斷欲敷以藥某氏亟再割以死

此二事相類予爲雙刃操以寫之辭曰嗟烈烈兮  
佳人知義兮不知有身手持喉兮一再割血灑地  
兮紛紛血灑地兮紛紛夜有光兮非青燐鬼伯抱  
持兮叩天關

莫烈婦

烈婦莫氏新會人美而寡守志不嫁甲午新會被  
圍婦家人登陴拒守兵窺其室無人抽刃脅之婦  
以首觸墻血流被體兵殺之投其首於糞盜中事  
平其姊夫往而收瘞首重不可舉嘆曰阿姨禮義  
人也生與我未嘗相見走告婦兄兄舉之應手而  
起予吊曰螭首丘山重蛾眉日月光簾帷生不捲

巾悅歾猶防又曰一絲孀婦命九鼎美人頭

二烈婦

二烈婦皆番禺人失其姓氏癸巳甲午間有蜀人彭襄者知縣番禺鄉民逋賦襄遣役人捕之得其鄰一婦甚美襄使婦沐浴將燒之婦碎瓦罌自割歾又捕一婦婦自訴妾本諸生某妻家無田爇未逋租明府役人妄拘妾欲行無禮妾歾不從乞明府卽治役人之罪襄笑曰汝本農家婦子爲吾衙役所愛亦何負於汝乎婦大悲恨卽觸堦石而歾是爲番禺二烈婦比年州縣有司遣招撫丁或瘋人入鄉催糧婦女被其拘執以不肯汚辱歾者不

可勝數噫予安得盡其姓氏而紀之

順德某氏女

順德某氏女者其父以許何氏之僕何氏尋以訟破家乃取聘金於女父女父還之將以其女改嫁女使人謂僕必無二志且使再納幣焉幣至女父怒而麾之女潛出與僕相持痛哭約以舟來至夜舟不至女遂自經時年十五予嘗爲待舟操以寫其悲其辭有云月將落兮潮水平舟不來兮傷予情獨大沙洲兮涕淚零無人知兮惟流螢挂榕枝兮心戰慄裙帶斷兮泥沒膝舟迎魂兮更莫遲波濤驚兮魂恐失

長樂興寧婦女

長樂興寧其民多驕獷喜鬪負羽從軍者十人而五蓋其水土之性也其男卽力於農乎然女作乃登於男厥夫蓄厥婦播而獲之農之隙晝則薪爇夜則紡績竭筋力以窮其歲年益有餘粟則其夫輒求之酤家矣故論女功者以是爲首增城綏福都亦然婦不耕鋤卽采葛其夫在室中哺子而已夫反爲婦婦之事夫盡任之謂夫逸婦勞乃爲風俗之善云

黎母

瓊州府城西故有黎母廟相傳雷攝一卵於山中

生一女有交趾人渡海采香因與婚子孫衆多是爲黎母亦曰黎姥蓋黎人之始祖妣云黎本鳥獸之民其種性自卵而來固與人殊自古至今安王化所不能及也

羅浮女道人

羅浮女道人素月嘗募種梅千本於梅花村雅能詩有云玉女峯頭人冷笑杜蘭香去嫁人間

椽者

劉鋹時宦者有爲三師三公者其官號加內字諸宮使字不翔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名目百官爲門外人羣臣小過及進士狀頭或釋道有才



畧可備問者皆下蠶室令得出入宮闈亦有自宮  
以求進者繇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之徒大  
抵皆宦者也卒用龔澄樞以亾其國潘美平廣州  
時有宦者百餘人盛服來見美曰是椽人多矣悉  
令斬之蓋宦者自椽亦椽人以盛其黨故美以爲  
言然當時宦者亦有賢能如邵廷鎔者廷鎔今祀  
東莞鄉賢祠天下宦者得祠惟廷鎔一人其椽也  
或因小過未可知詩云天天是椽天者艸之柔長  
椽而斷之譬人方少好榮如桃李而人作禍以椽  
之民之無祿至於如此也

割股婦

有李昌期妻者何氏東莞人鄉貢士何漢臣女也  
舅姑有疾割股煉糜以進疾尋愈鄉人嘉異之夫  
逝守節三十年乃卒宋咸淳十年邑令袁夢册爲  
立孝婦坊景炎二年旌表門閭賜束帛元初重建  
孝節坊永嘉梅時舉曰昌黎嘗辯鄆人旌門爲非  
禮嗚呼人有不愛其身起親疾於垂死乃以不孝  
律之俾與好勇鬪很同科爲善者懼矣仲尼曰有  
殺身以成仁親親仁也苟可報罔極之深恩緩終  
天之鉅痛雖生有所不愛於尺寸之膚何愛焉捐  
父母生我之身以還父母一念之烈雖通神明感  
天地可也如慮其因毀滅性則自古皆有死鮮聞

廣東新語 卷八  
以刳股死者不惟不死父母疾鮮不因以瘳者天  
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旌之宜也抑又有說子事父  
母婦事舅姑一也父子之合以天自襁褓已知有  
父母至親也夫婦之合以人筭而嫁始知有舅姑  
由疎而親也事至親而不自愛其體膚非人情所  
難由疎而親雖體膚不敢愛此人情之至難也唐  
房玄齡妻別日五代李氏斷臂此各爲夫爾史尚  
夸詡爲奇節如何氏爲舅姑刳股當進於房李一  
等不謂之孝可乎夫逝時世方湏洞何守志堅厲  
嘗裝遣族女之孤者傾囊笥捐簪珥絕無靳色是  
不惟知有孝且知有節與義者也嗚呼賢哉

### 墜樓婦

有林氏婦者新會塘下村林子昭之女也適隣村  
某寇至婦與其稚弟在樓中樓高六七丈甚堅寇  
攻樓未下欲焚樓女曰姊弟俱死則父嗣絕矣負  
其弟于背從樓上覆身墜地頭面迸裂而死卒存  
其弟過者稱其樓曰孝烈樓予爲之銘曰婦一墜  
樓節孝俱至一完婦身一全父嗣負弟于飛賢姊  
有翅免孤毀傷杵臼不易背有鬼神矢石皆避前  
有梁媛後有林氏以墜樓傳仁義之事

### 錦桂女

歐氏女錦桂連州人其父紹裕以女許賈繼保將

行而繼保卒錦桂易服奔喪自矢守節隣婦勸之  
剪髮斷一指以拒家貧手植花果紡績自給有司  
屢旌其門以細女紅布荅之年八十卒論者謂婦  
而守志者禮因于情女而守志者情生于禮昔王  
文肅之女曇陽許字徐氏子徐早死曇陽爲之縞  
素文肅曰爾尚未事徐何以服爲曰隆慶皇帝賓  
天士庶哭臨豈皆食君之祿耶未嫁而可爲夫服  
則亦可爲夫守矣嗟夫女之節也所以成仁易有  
節卦爲女之仁者而言有恆卦爲婦之仁者而言  
錦桂曇陽其皆女之仁者哉

廣東新語卷八終

